

试析陆游文学世界中的地理世界

白振奎*

目次

- I. 地名意象中的个人功 与文化怀乡
- II. 地形意象与战略观、军事观
- III. 地图意象与王朝地理
- IV. 陆游文学世界 “地理世界”的特点

众所周知，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卷帙浩繁。但同样是爱国主义诗歌，后人研究的角度可以另辟蹊径，不必人云亦云。笔者通过对陆游文学作品的研究发现，陆游以浪漫的想象和天才的文笔，营造了一个博大的地理世界，在他的文学世界中，矗立的是五千仞岳，奔腾的是三万里河，充盈的是地名、地形、地图等地理意象。这些地理意象，同样指向陆游诗文中一贯的爱国主义的母题。与历代诗人或同时代的诗人相比，陆游创作的这个特点都是非常鲜明的。从地理意象的角度来研究、透视陆游的爱国主义诗文的精神内涵，也是很有意义的。

其文学世界里的地理意象与空间想象，塑造了南宋王朝时代精神的政治隐喻。根据西方后现代地理学的理论，自然世界包含了空间、时间和物质等要素，空间性、时间性和社会存在，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抽象属性。空间从来都是社会性的，它是各种利益角逐的产物。它不仅被自然的元素，同时也被各种历史的、社会的元素浇铸而成。空间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过程而拥有自主的地位，它是社会的产物。地理意象、疆域版图，牵动着王朝的盛衰与政治权力的消长。陆游文学世界中地理意象和空间想象，说到

*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教授 baizhenkui@163.com

底，体现了南宋王朝对丧失了的土地和空间的利益诉求。

地理意象与空间想象是相生相随的。陆游幼时遭逢靖康之耻而随家南渡，从小生长在杏花春雨的江南，不能身往故国的山川河岳和名胜古迹；但是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家族文化的濡染，在民族自信心受挫的特定历史情境下，陆游反而激发了民族自信心，他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特别强烈，对国家历史和地理的感情特别深厚。南宋偏安一隅，诗人陆游不能踏上故国的土地，他便以梦驰神游的方式代替身体的亲在；又因中年从戎川陕八年的深刻体验，军旅生活的回忆又成为其地理意象的素材。在陆游的文学世界中，回忆、梦想、白日梦，地名、地形、地图，超越了时空阻隔，将诗人的浪漫想象和政治家的政治想象有机交融在一起，从而使陆游当之无愧地成为南宋王朝的精神“代言人”。

I。地名意象中的个人功名与文化怀乡

1、地名意象中的个人功名

陆游是受正统儒家思想熏陶、灌输的读书人，他不屑于作一个书生，而是想创建一番立功扬名的事业。他曾在诗中表示：“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夜读兵书》）（本书所引陆游诗，均用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本，不另注明）、“四方男子事，不敢恨飘零”（《夜思》）。“万里心”、“四方”等词，表明他的目标的远大。这就决定了其一生创作的主调必定是与南宋时代国家、民族的主旋律相统一的。生逢乱世，似乎给了诗人实现理想的机会，诗人把收复立功当作其人生的自觉选择。但命运又似乎在跟陆游开玩笑，它给陆游开了一扇门，又关闭了一扇门，也就是打开了通往诗歌王国的大门，而关闭了陆游实现政治理想的大门。“国家不幸诗家幸”，陆游这位苍老的行吟歌手只能一遍又一遍徒劳地重复着他心中的歌。

兹举一例，以见其端。陆游词作中的《水调歌头·多景楼》（本文引用陆词均据王双启《陆游词新释辑评》，不另注）就代表了其功名追求：

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缥缈著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

明灭，往事忆孙刘。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

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

词作于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陆游在镇江通判任上。徐州为古九州之一，镇江属古徐州，被称为“南徐州”。镇江乃南宋江防重地，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无论在历代政治家的视野里，还是在诗人陆游眼中，镇江、古徐州都是承载着重大政治、文化意蕴的地名。历代不少诗人骚客喜欢在此聚会游赏，许浑、沈括、苏轼、米芾、陆游、辛弃疾等留下了许多传颂千古的诗咏。本词题名“多景楼”，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内，这里流传着甘露寺刘备招亲的一段佳话，而这段佳话又与三国时期的曹操、刘备、孙权等一代枭雄相牵连。

词中，镇江连接着三国故事与南宋政治，贯穿着个人功业与王朝命运，交织着历史想象与空间想象。陆游写到了“江左”、“古徐州”，提到了西晋时期镇守襄阳前线的羊祜“羊叔子”，提到了“孙刘”；孙刘是一代帝王，羊叔子是西晋名将，因此，词人登临怀古，回忆古人，效慕钦羨之意是不言而喻的。

类似在诗文中以地理意象传达个人功名意识的作品，再举数例如下：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诉衷情》）

这首词为陆游晚年所作，所选词牌为“诉衷情”，词的内容确实是倾诉一生之衷情。诗人直言不讳自己“觅封侯”的初衷，回忆了“戍梁州”的经历，又写到晚年“关河梦断”、“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处境，将地理意象与个人功名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其他的例子还有如：

丈夫身在要有立，逆虏运尽行当平。何时夜出五原塞，不闻人语闻鞭声。

—《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

万里羁愁添白发，一帆寒日过黄州。君看赤壁终陈迹，生子何须似仲谋！

—《黄州》

尘埃出师表，草棘定军山。壮气河潼外，雄名管乐间。

—《感旧》其五

形胜崑潼在，英豪赵魏多。精兵连六郡，要地控三河。

—《感愤》

2、地名意象中的文化怀乡

地理意象一端连接着个人功名，一端连接着文化怀乡。这里的“乡”，不是陆游个人的家乡，而是指偏安王朝的文化之根。儒家文化强化人的历史、地理归属感，其凝聚力特别强大。可以说，北方的表里河山、崑潼形胜，承载着赤子陆游的文化思乡。南宋王朝偏安江南，毕竟是半壁江山，汉民族文化的根在北方。《世说新语·言语》载：“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五胡乱华而司马南渡，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了东晋王朝，做了中兴之主，从此在江南开辟了一片土地。但身为人君，司马睿却经常“心常怀惭”，总觉得不是在自己的家里，总有“寄人国土”之感。按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堂堂的皇帝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这其实就是文化的力量在起作用，受儒家思想的长期陶冶，无论是皇帝、士大夫或是普通百姓，都会对故地产生依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依恋。反之，一个人侨居他地既可能有生理上的水土不服，也可能有文化上的水土不服。作为侨居南土的第一代皇帝司马睿有这种感受，足以说明儒家文化对其影响之深。南宋王朝的偏安，陆游不能算是第一代，但也可以说是较早的一代。因为他襁褓之时就随家南渡，不可能对故国有什么感官印象，他的文化怀乡主要还是儒家文化教育的结果。故国的表里河山、崑潼形胜，是父祖们休养生息的地方，生土变成了熟土，寄托了情感—那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家”！

陆游散文《书渭桥事》（本文引用陆文均据孔凡礼《陆游集》，不另注。）就以地理意象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文化怀归之情：

陆某曰：河渭之间，奥区沃野，周秦汉唐之遗迹隐孳故在。自唐昭宗以东迁，废不都者三百年矣。山川之气，郁而不发，艺祖、高宗，皆尝慨然有意焉，而群臣莫克奉承。……岂矣中将复为帝宅乎？虜暴中原，积六七十年，腥闻于天。王师一出，中原豪杰必将响应，决策入关，定万世之业，兹其时矣。

文章中，主要的地理意象是“河渭”、“关中”，是周秦汉唐故地，是王气所在，具有不可释怀的文化魅力，陆游在这段议论中表达了对周秦汉唐故地的深厚感情。

传达文化怀乡的地名意象略举数例如下：

表里山河古帝京，逆胡数尽固当平。
—《客自凤州来言岐雍间事怅然有感》
细雨春芜上林苑，颓垣夜月洛阳宫。
—《书愤》其一
荣河温洛帝王州，七十年来禾黍秋。
—《北望感怀》

II. 地形意象与战略观、军事观

地形考察是陆游地理意象的又一层面。地形考察与战略视角显示了陆游作为实干家的深沉思考，从而初步形成了其地理观。人们常说，历史上的很多诗人在诗中是壮志凌云，实际上却并不具备从政素质、治国之才，往往眼高手低，并不受到重用。比如曹植、谢灵运、李白、杜甫等等，想必研究者对此都不会有什么意见。浪漫诗人陆游，被时人称为“小李白”，特别是仗气使酒也给他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那么，陆游是不是同曹植等人一样，也只是一个天才的浪漫诗人呢？通过考察，我们认为，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陆游作为优秀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思考是很全面，很深入的。比如他对当时宋金双方形势的分析，从戎川陕时期对战争前线的实地考察，对出兵战略的意见，对迁都的看法，对农业、农民问题的重视，对商业和商人行为的肯定，都能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纸上空谈、只会喝酒作诗的牢骚家，其实他是一个有实干精神和深远眼光的政治家。这些方面，限于文章篇幅，不可能予以具体的分析，在此只谈其战略思想和迁都思想。陆游的战略思想与迁都观等，我们都能通过其诗文中的地形意象予以把握。

1、地形意象与战略观

陆游的战略思想分前后两期，早期陆游早年主张固守江淮，徐图收复。与陆游肝胆相照的挚友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主张出兵江淮，收复山东，谓“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不取河北，则中原不可复。”陆游则认为：

为今之计，莫若戒敕宣抚司，以大兵及舟师十分之九固守江淮，控扼要害，为不可

动之计，以十分之一，遴选骁勇有纪律之将，使之更出迭入，以奇制胜。俟徐、郢、宋、亳等处抚定之后，两淮受敌处少，然后渐次那大兵前进。如此，则进有辟国拓土之功，退无劳师失备之患，实天下至计也。盖京东去虏巢万里，彼虽不能守，未害其疆。两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地陷没，则朝廷之忧复如去岁。

— 《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

此文绍兴三十二年（1162）陆游三十八岁，任枢密院编修官时做。文章虽然是一篇代枢密院长官所拟的官方文件，却以缜密劲健的笔力，展示了深思熟虑的政治家形象。本年六月，宋孝宗赵昚即位，计议以大军进讨东京，恢复故土。对此，枢密院提出建议。文中提出：不能轻举妄动，必须以重兵扼守江淮，然后以十分之一的兵力，对敌后方进行奇袭，牵制敌兵，俟奇袭得手，后方巩固，然后才能推动大军前进。辛弃疾、陆游，一个主张出兵江淮、收复山东；一个主张扼守江淮、奇袭敌后。谁的方式更合理呢？笔者对古代战争和军事没有专门的研究，不敢妄言，但似乎陆游的主张更加谨慎、稳健一些。

陆游于乾道八年任四川宣抚使主管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当时他行经山南，看到汉中一带无际的平原沃野、社会风俗和历史古迹，想到破碎的山河，从而抒发了自己复兴国家的情思，于是作《山南行》诗。诗结尾曰：“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陆游以“师出江淮未易吞”一句，重申了与辛弃疾“出兵江淮”战略思想的不同，这当然是对自己以往思想的继承；不过由于亲临西北前线，实际感受了西北的民风民气，观察了汉中一带的地形，陆游的战略思想又有了一些新变，即诗中所说的“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提出以关中为大本营再收复中原的思想。这与陆游为四川宣抚使王炎进献的进取之策“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宋史·陆游传》）是一致的。

《孟子·公孙丑》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然，地理形势在战略战术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但从综合角度看，它绝对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陆游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也很在乎地形、地势等地理因素，如其作于成都时期的名文《铜壶阁记》，介绍了成都地势与孟氏霸国的关系，指出成都城市地理布局安排的僭礼，曰：“天下郡国，自瀛门而入，必有通逵，达于侯牧治所。惟成都独否。自剑南西川门以北，皆民庐市区军垒，折而西，道北为府，府又无台门，与他郡国异。考其始，盖自孟氏国除，矫霸国之僭侈而然。”这也仅限于思考地理与儒家礼教的关系，显然，陆游并不迷信

地形决定论，而是更看重战争中人的因素。作于乾道八年的《剑门关》诗曰：“剑门天设险，北乡控函秦。客主固殊势，存亡终在人”，表达了清醒的认识；作于此期的《入蜀记》卷二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变，必先固守石头，真控扼要地也。……说者以为钟阜艮山，得庚水为宗庙水。秦凿淮，本欲破金陵王气，然庚水反为吉。”文中，作者对秦凿淮加以讽刺，抒发了“天下事，信非人力所能胜也”的感叹。

2、地形意象与迁都观

心系王朝命运的实干家，必然不满足于舞文弄墨、只在意文字世界的充盈自足。天下郡国的巨细事务都会引起他思索的目光。陆游考察祖国山川的地形地理，发表过许多战略见解。

陆游地理观典型体现在迁都思想。陆游前期主张迁都建康，反对退缩杭州。其作于乾道七年的《记梦》诗曰：

梦里都忘困晚途，纵横草疏论迁都。不知尽挽银河水，洗得书生习气无？

当年，东晋元帝虽也是偏安之君，但肯任用王导为相，退到建康，就坚守不退，还能相机出兵，与敌人决不妥协。元帝死后，中经苏峻之乱，建康公私涂炭，有人建议退守会稽，王导坚持不退，以为宫殿民居焚毁，可以陆续修复，何愁不能恢复繁荣景象，而望风退缩，岂非自甘示弱！故南宋小朝廷之庙谋，又在晋人之下。与此诗相映成趣者，有《上二府论都邑札子》，此札子盖作于隆兴元年（1163）任枢密院编修官时。作者于反对退守临安的原因，说得非常清楚：¹⁾然某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天造地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也。车驾驻蹕临安，出于权宜，本非定都，以形势则不固，以馈饷则不便，海道逼近，凛然常有意外之忧。至于讖纬俗语，则固所不论也。今一和之后，盟誓已立，动有拘碍，虽欲营缮，势将艰难。某窃谓及今当与之约，建康、临安，皆系驻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临安。如此，则我得以闲暇之际建都立国，而彼既素闻，不自疑沮。黠虏欲借以为辞，亦有不可者矣。今不为，后且噬脐。

从军南郑以后，经过实地考察、勘探，陆游主张迁都关中为永久之计。故其迁都思

1)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百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册第1198页。

想，经过前后期的变化。其后期的迁都观，可见于作于庆元二年的《感事》诗其一：

鸡犬相闻三万里，迁都岂不有关中？广陵南幸雄图尽，泪眼山河夕照红。

关中是战略要地，历史遗迹众多，民气雄豪尚武。陆游从戎南郑后，深切地体会到关中所承载的战略意义，迁都思想从而为之一变。在中国历史上，西周与秦都是以西方偏僻之国夺得天下，汉唐也是偏居一隅而雄霸九州；南宋偏居东南海隅，同样也是处位非正，是不是也可以效仿周、秦、汉、唐之君而雄霸九州？不言而喻，陆游的影射用意是明显的，他认为这其中必具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在内，因此他又说“河潼形胜宁终弃？周汉规模要细论”（《枕上偶成》），陆游的主张迁都关中，恐怕就是出于此种考虑。

Ⅲ. 地图意象与王朝地理

地图是陆游文学世界中地理意象表达的第三个层次，承载着更为深广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地图乃军国大事，在王朝的外交关系中扮演着无以取代的重要角色，于统一天下、治理国家，至为重要。汉代以来，朝贡国的贡品中常常有地图，作为臣属的象征。在唐代，兵部设职方郎中、员外郎，掌管地图、城隍、镇戍等事务，也负责为职方收集外国地理情报。《新唐书》载：“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²⁾宋初吴淑意识到定期完善地图的重要性，曾上书朝廷：“天下山川险要，皆王室之秘奥，国家之急务，故《周礼》职方氏掌天下图籍。汉祖入关，萧何收秦籍，由是周知险要。请以今闰年所纳图上职方。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独画一州地形，则何以傅和他郡？望令诸路转运使，每十年各画本路图一上职方。所冀天下险要，不窥牖而可知；九州轮广，如指掌而斯在。”³⁾中央政府很弱时，与邻国订约时会互相交换地图。1126年（靖康元年）宋钦宗与金人议和，赔款割地。在宋政府的誓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今已计议定：可中山、太原、河间府南一带所辖县镇以北州军，分画疆至。别有地图，仍比至定了疆界。”⁴⁾三府地图连同誓

2) 元·脱脱等撰《宋史·吴淑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册第13040—13041页。

3) 《大金吊伐录》，转引自[美]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4) 元·脱脱等撰《宋史·黄裳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册，第12001页。

书一并送交女真。南宋宁宗老师黄裳在宁宗做太子时送《坠理图》给他，时刻提醒太子卧薪尝胆，毋忘恢复。《宋史》黄裳传载：“裳久待王邸，每岁诞节，则陈诗以寓讽。初裳制浑天仪，舆地图，侑以诗章，欲王观象则知进学，如天运之不息，披图则思祖宗境土半陷于异域而未归。”地图的意义与功用，可谓大矣哉！了解这一番背景后，来展示陆游文学世界中的地图意象，就会体会到陆游的“伤心人别有怀抱”。

地图与政治文化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似乎赋予了地图某种政治力量，故而能够理解陆游面对地图时的复杂感情。陆游多首诗中描写地图意象，以及面对王朝地图时的复杂感情，如：“但愿舆图早来复，白头敢望起云中”（《雨夜》）、“行年七十初心在，偶展舆图泪自倾”（《九月二十八日五鼓起坐抽架上书得九域志泫然有感》）、“闻道舆图次第还，黄河依旧抱潼关。会当小驻平戎帐，饶益南亭看华山”（《书事》其一）。

《剑南诗稿》中更有直接以地图为题者，如《观长安城图》诗：“许国虽坚鬓已斑，山南经岁望南山。横戈上马嗟心在，穿堑环城笑虏孱。日暮风烟传陇上，秋高刁斗落云间。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如《夜观子虞所得淮上地图》诗：“闭置空斋清夜徂，时间水鸟暗相呼。胡尘漫漫连淮颍，泪尽灯前看地图。”

地图最直接、有效的用途用于行军打仗。就像《管子·地图》篇所云：“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輶辘之险，濫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在宋金对峙的情势下，不研究地图，不研究敌我双方的地理而奢谈收复，无疑是冬烘先生式的空头爱国者。而陆游终生珍视地图，研究地图，和地形、地理在战争中所起的战略分析作用相关，也和陆游本人重视调查研究的传统有关。

陆游有《观大散关图有感》一诗，是其研究地图的产物：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大散陈仓间，山川郁盘纡。劲气钟义士，可与共壮图。坡迤咸阳城，秦汉之故都。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芙。安得从王师，汛扫迎皇舆。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偏师傅可汗，倾都观受俘。上寿大安宫，夏如正观初。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

—《观大散关图有感》

诗中抒发了浪漫想象，又折射了冷静的思考，设想了收复秦汉故都的情景，以及天

下一统国家复兴的场面。这就可见，地图并不是孤立的认知世界的方式，也不是价值中立的影像，地图从来就地图是一种价值，一种伦理。诚如葛兆光先生在《“天下—中国”与“四夷”—作为思想史文献的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一文中所说的：“地图其实是一种叙述，……会发生一种无意的偏离与有意的误读，因为它的叙述并不一定与实际空间重叠和等同，毕竟它是人们对意识中的空间的复述。”⁵⁾陆游诗中的地图意象，正是这样结合了宋王朝价值观的空间想象。

IV. 陆游文学世界中“地理世界”的特点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陆游地理世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地理意象与陆游诗学理论一脉相承

陆游诗学理论，主要从其《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和《示子遹》等诗歌中表现出来。陆游学诗，和当时多数人一样，是从江西诗派入手的。他童年时代喜读吕本中的诗，私淑吕氏，从十八岁开始，又师事曾几。但其富于浪漫情趣的性格，却使他只能为江西诗派的清新而不满江西派的瘦硬，只能为江西派的绚烂而不喜其生涩。到了南郑军中，接触到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如火如荼的军营生活与其纵放浪漫的个性一拍即合，从而在创作上出现了根本的转折，发现了诗的意义，懂得了诗家的“三昧”。后来，他把这种感受总结为经验，告诉儿子，“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这就是《示子遹》中的主要观点。什么是“诗外”的功夫呢？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论曰：“陆游借这些话来说：诗人决不可以关起门来空想，只有从游历和阅历里，在生活体验里，跟现实—‘境’—碰面，才会获得新鲜的诗思—‘法’。”钱先生将陆游“诗外功夫”分析得极其准确、透彻。陆游本人那种独开生面的、具有英雄气概的爱国诗歌，正是到西北前线去参预军机以后开始写的。

丰富的经历激发了陆游创作的灵感，也为其诗歌中地理世界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素

5) 载自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16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材。如果不是突破江西诗派的藩篱，陆游恐怕不可能达到后来的成就，也就不会形成博大纷繁的地理世界了。

2、空间想象—地理意象的表现形式

陆游诗中地理意象以空间想象的形式呈现，具体表现为回忆、梦，甚至是白日梦。

陆游诗《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曰：“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⁶⁾，铁马冰河入梦来。”这是陆游诗中脍炙人口的一首，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六十八岁，正僵卧在家乡山阴。肢体虽然受限，思想却异常活跃，突破形骸的局限而神游万里。从军的理想，虽实现无望，但内心的活动，却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诗中，“轮台”之思借“入梦”的形式而进行，表现出诗人主观诗意对外在世界的驾驭欲望。

陆游文学世界中的地理意象，除一部分为从戎南郑时期的回忆之作外，大部分出之以梦想，甚至是白日梦。空间想象出之以回忆的形式，如“恍如北戍梁州日，睡觉清霜满铁衣”（《南堂卧观月》）、“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最忆定军山下路，乱飘红叶满戎衣”（《怀旧》其三）。空间想象出之以梦想的形式，如“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前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等。有时甚至还以白日梦的形式出现，如“北望中原泪满巾，黄旗空想渡河津”（《北望》）、“行披终南云，飞渡黄河湍，岿然过空城，人言古长安”（《寓怀》）

诗人在想象中，把遥远的时空转换成现实拥有的世界。在陆游的文学世界中，身在世界和彼在世界的鸿沟由想象的走廊连通了，这条走廊充满了地理意象的叙事和描述。

3、地理意象与民族精神

岳飞与陆游一文一武，桴鼓相应，成为南宋王朝的两面旗帜。岳飞“还我河山”的书法，和《满江红》中气拔山河的吟唱，成为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标志；陆游则以其爱国

6) 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页。

主义诗篇给人民以鼓舞，表征了南宋王朝的政治并不是一片萎靡喑哑的降声。

陆游临终作《示儿》以明志。诗曰：“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诗中的九州，是“中国”的代名词。无论是“九州”，还是陆游文学世界中的其他地理意象，都是宋王朝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九州的范围，九州的完整，是中国古代王朝在疆土上正统程度的一项标准。在九州之内建立的王朝，无论是谁，都可以获得几分正统性，在正史里面占据正位。在九州之外建立政权，都属于‘四夷’的范畴，在正史里面居旁位，或完全没有位置。”¹古代追求王朝的正统性，五岳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标准。理想的情况是都城在中央，五岳各如其方。秦朝定都咸阳，地处西隅，便令祠官重序天下名山，以确保咸阳的中心地位。清朝定都北京，在岳域之外，通过将北岳恒山祭祀地北扩及将老家长白山升为岳的办法，以确保地域正统性的完美。南宋偏安东南，五岳并在西方，其地德的合理性和王朝政权的权威性，都是很值得质疑的。陆游的戚戚之思，恐怕就有此隐忧在内。

数千年前，古人便创造了“九州”、“五服”、“五岳”、“四海”等气魄宏大的天下观念。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则具体实践了这些观念。文治、武功双管齐下，保证了数千年王朝基本大一统的风貌。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代言人，陆游作为南宋时代的广大教化主⁷⁾，其文学世界里的地理意象与空间想象，塑造了南宋王朝时代精神的政治隐喻。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政治隐喻。后现代地理学理论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空间，……是一种人化的空间，是社会组织、社会演化、社会转型、社会经验、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类有目的的劳动应用，是一种被人类具体化和工具化了的自然语境，是充满各种场址、场所、场景、处所、所在地等各种地点的空间，是包蕴着各种社会关系和具有异质性的空间，也就是福柯所言的‘异位’空间，它与时间和社会存在三位一体，构成了人类生存的一切具体方面——一幅波澜壮阔的现实画面。”⁸⁾

参考书目

- 7)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转引自孔凡礼、齐志平《陆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9页。
- 8) [美] 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之王文斌译后记，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05页。

- 钱钟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全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王双启编著,《陆游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
孔凡礼编,《陆游集》全五册,中华书局,1976年。
欧小牧著,《陆游传》,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
孔凡礼、齐治平编,《陆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
朱东润著,《陆游研究》,中华书局,1962年。
陆游研究会、越州诗社编,《陆游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
唐晓峰著,《人文地理随笔》,三联出版社,2005年。
[美]余定国著,《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Abstract>

Study on Geograpy's World in Lu you's Literature's World

Bai Zhen-kui

Lu You is the most patriotist poet of South Song Dynasty in Ancient China. His literature world is not only a vast but complicated geographical world. Precisely to say, his poems contain three features: the feature of places, the feature of geography, the feature of maps. The feature of places are associated with personal merit and fame at one end, and with homesick feelings at another end. The feature of geography expresses his military strategy thoughts. The feature of maps reflect the authentic geographical outlook of South Song Dynasty. The ideology within Lu You's literature world carries the essence of his academic concepts of poems, with which they are presented in the forms of memoirs, daydreams, as such they are the tokens of national spirit of entire South Song Dynasty.

Key words Lu You, Names of places, Geographical features, Maps, Imagination of space, National spirit.

투 고 일 : 2007년 10월 10일 / 게재확정일 : 2008년 2월 15일